

# 記憶若有限期



東言西就  
沈言

刀魚會過期，肉罐頭會過期，連保鮮紙都會過期，我開始懷疑，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東西是不會過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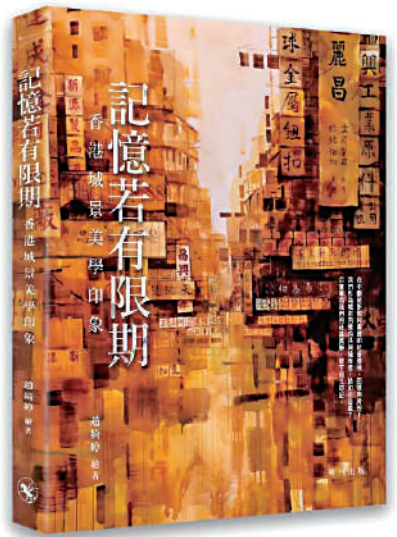
作為個體對於過往經歷、經驗、感受、感知等印象累積的記憶，又會不會過期？雖然記憶力可以達至驚人程度，但不容否認的是，記憶遠非完美，畢竟遺忘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一部分。隨着時過境遷，無論是一位故人、一件舊物、一段往事，還是一個社區、一座城市，記憶都有可能日漸褪色，甚至消失得無影無蹤。

意大利學者羅西說：「城市是人們集體記憶的場所及載體。」對於一座城的記憶，無論是外化的物質文化，還是內化的非物質文化，都關乎社會變遷和時代律動，關乎人生百態與人情冷暖。記憶是城市的靈魂，是人與城之間的情感紐帶與心靈秘境，是區分此地與他鄉的文化密碼和鄉愁印記。如若任由記憶隨風而逝，又如何擁有奔馳詩和遠方的底氣與勇氣？

面對一座瞬息萬變的都會，置身不斷被拆毀和重建的城市空間，人們對周遭的印象，總是或多或少變得恍惚、迷離、交錯、重疊，記憶仿若真有限期，一觸即碎、轉瞬即逝。有感於此，為了保存不被忘卻的記憶，香港「城市畫家」趙綺婷嘗試透過寫生和繪畫，用畫筆為香港的城景美學留下恆久印記。她從畫家角度出發，以街頭繪畫和社區考察為主軸，與街坊、遊客互動，探討城景、美學與情感、記憶的互動；她以香港人的視角，從複雜多變的城市地景中，尋找、抓取並且再現城市身份的美學印記，為即將逝去的城市影像留下美好記憶。一筆一畫，既寫實，也寫意，在重現香港物華多元面貌的同時，抒發香港情懷的赤子詠嘆，千方百計留住國際大都市的文化脈與生命基因，為有可能會過期的城市集

體記憶保鮮。  
翻閱《記憶若有限期：香港城景美學印象》，恍若與綺婷同遊香港，走遍港九新界，開啟一場又一場懷舊回憶之旅：從上環、灣仔，到西環與西區、北角與東區、香港仔與南區，尋覓港島的歷史拾遺；從深水埗、油尖旺，到觀塘區、九龍城區、黃大仙區，重拾九龍的唐樓雜憶；從荃灣與葵青區、元朗區、北區、離島區，到沙田、大埔與西貢區，啟程新界的村落尋幽……無論是馬路的喧囂、石階的幽美、街市的煙火、戲院的斑駁，還是鄉野的靜謐、繁花的繽紛、霞彩的斑斕、日落的絢麗，無不飽蘸畫家生於斯，長於斯的情感，藉親切動人的筆觸，定格獨一無二的城景美學印象，追憶吾心安處的家園似水流年。

回看畫家本人，作為新生代藝術家，綺婷是一位出類拔萃、明媚可愛的女子。她入選二〇二三年福布斯藝術類三十位三十歲以下亞洲精英榜單，部分作品獲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法國興業銀行等永久收藏，早於而立之年，便已在畫壇取得一席之地。她既善畫，又能寫，總能以如花妙筆生動記錄一座城的發展與變遷。可以說，《記憶若有限期：香港城景美學印象》是一本圖文並茂的記憶之書，亦是綺婷寫給香港的一封信封綿綿情書。無怪得范迪安教授也專門作序推薦，直言讀此書好似有微風拂面，開卷欣喜。



▲趙綺婷繪著《記憶若有限期：香港城景美學印象》。

# 華人脫口秀



柏林漫言  
余逾

真沒想到，我人生中觀看的第一場中文脫口秀竟然是在柏林。朋友是資深脫口秀愛好者，邀請我兩回了，這次又特意勸說道：「這場是年終場了，精華集錦，一定要去看。」我看了一下介紹，這場演出是該華人脫口秀團年度的「收官之作」。他們曾到米蘭漢堡等歐洲多個城市巡演，聖誕前夕回到柏林，舉辦第三十場。還真是巧，我買下的是這場演出最後的一張門票，多一張都沒有了。

提前一刻鐘，我便來到了位於柏林一個相當文藝的街區裏，一個半地下酒吧。還沒走到門口，已能看到兩三位華人在門口拿着酒聊天。進門是一位戴眼鏡的女生熱情地招呼我，查票的同時她給我遞上了一小杯烈酒。我懂她的意思，脫口秀嘛，大家都要喝點兒氣氛才夠。酒吧的中心區擺了四五排座位，因為門票不分座位號，觀眾們已經坐得七七八八了。我就近在第四排的邊兒上坐下來，這時有工作人員在招呼大家：「第一排這邊還有兩個空座，希望與演員互動的請來這邊。」

互動？我不是很明白。直到演出開始，一次又一次主持人或者演員向觀眾提問，這即興的環節問得巧妙答得精彩。我才明白，這應該是給喜歡脫口秀的觀眾一個機會參與其中，嘗試一下臨場「接梗」。據說這裏有的脫口秀演員就是因為在觀眾互動中表現出色被招募進團

的。當天的六位脫口秀演員並不是專業演員，他們都是因為愛好而聚在一起成立了一個團體。他們有的是諮詢顧問師，有的是在讀博士生，有的是藝術家，也有自由職業者。

他們的段子都是自己原創產生，素材都圍繞着華人們在德國的生活來創作，所以非常能引起大家的共鳴。比如，吐槽德國鐵路的不準點，卻又偶遇大雪地鐵因天氣而停運，乘務員專門為客人招來出租車完成剩下約三小時車程的路程，費用由地鐵支付。這位演員一邊吐槽一邊又很感動，哭笑不得。

還有一位演員跟大家分享了關於德國人說話的直截了當，這難免有時候會讓人覺得有被冒犯到甚至玻璃心有點受傷。這位東北妹子說她化解這種「德語傷害」的辦法是自己翻譯成東北話。她舉例說明了幾個聽起來好像很不友好的德語客服回覆，德語聽起來是很生硬的「不行！我這裏辦不了，你可以找其他某個管事的說」，她用東北話一翻譯便成了「老妹兒我介為難啊，你跟誰誰誰嘮嘮嗑兒，這事兒能成兒不成兒。」好像就能開心接受了。難怪她說，德國人的率真直接其實和東北人的粗線條是從靈魂上默契的。

一場一個半小時的脫口秀很快便在大家的笑聲中結束。中國人在柏林，每逢佳節倍思親，這樣的脫口秀讓大家聽到了來自祖國各地熟悉又親切的方言口音，彷彿找到了回家的感覺。全場氣氛其樂融融，各種歡聲笑語在這裏顯得尤為珍貴，讓每個人都充滿了極大的幸福感。真好。



▲展覽展出安東·西比克（意大利）的作品《省思幸福》吸引參觀者拍照。

# 有「溫度」的設計



市井萬象

「有溫度的存在——廣州設計三年展2024」現正於廣東美術館舉行。本次展覽包括主題展、資料文獻展等，其中主題展邀請來自約二十七個國家和地區的近一百位（組）設計師、藝術家參展，向觀眾展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溫度」的設計。

中新社

# 關於一簽多行問題的內部討論



維港看雲  
郭一鳴

過去一年本港旅遊業復甦步伐較慢，全年三千四百萬旅客，當中內地遊客佔二千七百萬人次，而高峰二〇一八年的數字分別為六千五百一十五萬人次和五千一百零三萬人次。吸引更多內地遊客，是本港旅遊業復甦的當務之急，有政黨獻策，建議特區政府爭取內地開放更多城市可來港自由行，以及恢復一簽多行措施，特首欣然接納，表示正與內地商討中。不過，旅遊業界有人卻指未見有「日來港的需求」。日前筆者與多位朋友就此事有一番熱烈討論，頗有意思，不妨抄錄部分如下。

筆者：一簽多行最得益是水客，到時上水一帶可能再成為水客勝地。

傳媒人H：感覺不會，現在似乎兩地貨物品種和價格差異沒有那麼大。

筆者：內地遊客比以前少，主要原因不是來港簽證不方便，而是香港的吸引力不如以前。

傳媒人LW：拿內地遊客當股票，總想低買高賣。

筆者：香港購物優勢減弱，服務又差，酒店和飲食太貴。

傳媒人Z引述網上一篇「彭博記者留港四個月真心話，愛吃沾仔記遊坪洲」（這名記者已經回到紐約，特別撰文大讚中環美食、離島美景，點名推介多間食肆、裁縫店、珠寶店，以及商場甚至行山路線）。「佢最推介中環沾仔記，形容餐廳日要排隊、侍應態度粗魯、可能要搭枱。但一碗雙拼雲吞鮫魚球麵，就俘虜咗佢嘅胃，狂熱到每個禮拜至少幫襯一次，大讚一碗不到五美元，天堂！」

傳媒人Z繼續說：服務差確實是個問題。就說那個蓮×居，我某次去，非要拼枱也就算了，一坐下，阿伯侍應生把碗甩到你的桌面，我站起來就走，從那以後不再進這家店。

筆者：香港服務業整體水準下降，我經常接觸的士、飲食行業最明顯。

海歸A：為什麼呢？

筆者回應：我以為最主要原因是不喜歡這份工作，但又不得不打這份工。

海歸A跟進：其他行業這樣的也不少吧？

教授GB回應筆者：以前的人也打這份工，昨天也打這份工。與整體環境變化有關吧。

傳媒人C回應筆者：其實不是下降，二十多年前劉德華就做過公益廣告，說香港服務水平有待提高。我的感受，香港的服務業水平還是不錯，反正我沒有覺得那麼差，歷來就如此。接受服務多了，就會遇上不好的，這叫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

教授GB：比較而言，我覺得專業性、服務意識的確差了些。

議員D回應筆者：某商會的包圍一樣如此，飲食業的服務態度，全面崩潰。

筆者：以前做餐廳侍應開的士，是可以養活家人。現在物價貴租金貴，服務行業的人工追不上，加上社會氣氛影響，感覺不開心，態度自然變差。

傳媒人C回應：你們使用服務多，會有這感覺。我使用服務少，沒覺得很糟。

傳媒人C發布一個真實故事：搭的士丟錢包，司機在錢包裏的洗衣單據發現事主的手機號碼，主動聯絡事主並把錢包送到事主工作所在地。

教授GB回應傳媒人C：我丟過iPad，先透過商業的士台發消息（交一千元費用），找到司機，司機再收我二百元。有點貴，但還是合適的。

來自台灣的港漂3C：我上次在港taxi丟了個員工證，司機載到下一個客人發現，結果司機大叔比我還着急，一直說他放下客人就兜過來找我。我要

付他專程開過來的車資，他也堅決不收。

以上討論和分享，純粹基於個人體驗和觀察，但卻是鮮活的第一手資料。還有海歸在香港講英文和講普通話的不同體驗，因篇幅關係就此打住。

特區政府想吸引更多內地遊客，爭取內地開放更多自由行城市、恢復一簽多行措施，無疑是一條捷徑。但推動旅遊業全面復甦，是一個綜合工程，需要做好配套措施，否則人來了卻失望，甚至感到不滿，就像除夕維港煙花匯演吸引數以萬計內地遊客來港觀賞，但倒數迎新年之後，才發現這些遊客當中不少人並沒有打算留港過夜，要趕在凌晨北返，唯一的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塞爆，跨境長途巴士癱瘓，數以千計遊客在寒風中流落街頭，剛剛觀賞維港煙花、數十萬人一同倒數迎新的狂喜，早已變成一肚子怨氣。

在本周二記者會上，記者問到二十四小時開放口岸等進展如何，李家超回應指正積極與內地討論，相信吸引旅客往返的日子，可以考慮如何開通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或延長服務時間，他形容相關討論進展順利。特首又指無論任何本港舉辦大型活動的日子或經政府評估後認為有需要的日子，將由政府司長統籌通關細節，並盡快公布。

至於改善服務態度、提升服務質素的問題，屬於振興旅遊業應有之義，就要倚靠各行各業共同努力了。或者，政府可以考慮請劉德華為「今時今日咁嘅服務態度」拍一個廣告續集？



▲香港尖沙咀星光大道一景。

中新社

# 猶記繁花樣年華



人生在線  
余亦非

寒冬夜盼春日近，新禧年記年少情。

近日一首首三十多年前的舊曲又再熱播，令人彷彿穿越時光隧道回到了過去。香港滬籍大導以拍電影之唯美大場景手法拍攝了一套改編之得獎小說，講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上海灘弄潮兒由發家至歸隱之電視連續劇。背景音樂選上了當時的好幾首國語、粵語及日語等金曲，切入電視畫面，襯托劇情走向，反映人物戲分，音樂畫面配合天衣無縫，且具震撼力。劇中描述男女主角在東京初遇的一幕時，便響起了那首大家都耳熟能詳的《東京愛情故事》主題曲。相信此時廣大觀眾一定看得聽得熱血沸騰……大導對於拍攝的執

著，大家早有所聞；對樂曲的鍾情偏愛原來也不同凡響。

八九十年代的東京，劇中男女在此相遇埋下情苗，後面感情發展遞進，劇情也隨之蕩氣回腸……那個時候的東京之夜，在鏡頭下所見黑漆漆的有些許亮光，不知道是實景還是場景所拍，一瞥之下還是令筆者感慨萬千。同時期的東京對於自己來說卻是一個重逢後不覺分手之地。那年二十出頭的小伙子初到東京，為的卻是追尋記憶中難忘的初戀女友。但是，這個讓人期待已久的別後重逢卻是沒有甜蜜的笑聲，相反只有苦澀的心酸。那天大家相約在墨田區的Sumida Coffee，靜靜的一個下午也沒有聊上幾句。那個下午喝的黑咖啡是自己一生中覺得最苦的一杯，儘管如此還是要把它喝完。

現在回頭看來那個似繁花樣的年華，

畢竟已離大家遠去。其實，大多數的愛情故事都是這樣，剪斷，理不亂。在成長的歲月中，各自都奔向屬於自己的美好未來，就算所謂「空門」，也不存在什麼後悔與懊惱，緣分姻緣由天定，愛侶夫妻斷守親。

有人說，相信愛情勝似神話，初戀對每一個人來說應該都會是刻骨銘心的。年輕純真，從來都不會計較什麼利益所在，簡單而開心地交往着，好像也沒有太多對於未來的憧憬。唯人隨着年歲的增長，絕對是不可能回到當時的那種心思與狀態下。或許正因為如此，在一套熱播的電視劇及十多首懷舊金曲的誘發下，在筆下紙上追憶似水流年，猶記繁花樣年華。

大導演說看繁花生繁花生，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繁花生。念念不忘，繁花生處處，或許不是不響，而是必有回響。